

《佳作》 於平行的大道之上

李冠輝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三年級
2014 選修夏季學院課程：當代藝術概論



第一章節 攝影的人在路上

他決定在這個暑假暫別刺點與決定性瞬間，轉身投入當代藝術的懷抱。

「藝術是甚麼呢？」

第一堂課，一位教授，一個短句，換來全班四分三十三秒的沉默，包括在台下的他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他。

「那我換個講法，藝術不是甚麼呢？」

一擊當頭棒喝，自上課鐘響以來即築起的成見倒下，他開始瞭解定義的過程其實是一種論證與思辯的角力，而非三言兩語就能草草帶過。開竅的滋味讓他感到莫名的亢奮，一度讓他以為接觸到了藝術的核心，但蒙德里安的幾何色塊將他拉回現實。

「抽象不以求再為滿足，而是透過造型和顏色以「主觀」方式來表達的藝術。」

「抽象典型有三者，解構、色彩與旋律、自動性技法」

「幾何抽象」

當簡報結束放映的那刻，懷素的《自敘帖》映入眼簾，成為他與過往經驗斷裂的最後一根稻草，再現已不是他現在的使命，他應當回歸觀者的身分，重新檢視、感受、解讀影像作品的存在與意涵。

「下次上課記得帶色筆！」

下課前來自助教的提醒，那是第一次作業要使用的工具，來進行抽象繪畫的實作，曾為複製術忠實執行者的他，在兩天後的課堂上，握著多年沒碰過的蠟筆，恣意地揮灑奔放的情緒，感性不再只從冷硬的機身放送，而是流動於紙張、桌面，與指尖之間。

前所未有的痛快。

第二章節 戲劇性的想像力

巔峰的夏日午後，306 室內卻黯淡的像電影院，牆外蟬鳴如白噪音，不絕於耳。三小時的長曝已將投影幕化成一片白，使他聯想起杉本博司的《劇場》，醇厚的白，壓縮了時間性，也顯影出存在的本質。

教授的分析如銳利的解剖刀，直指議題核心，同時將其製成一副清晰的切片，讓人得以直視當代藝術的脈絡與演繹。他意識到了，當代藝術終究不是儲藏箱內的標本，而是一種無以名狀的物質，或說，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，沒有邊界，如阿米巴原蟲不斷變形、增殖。眾人的藝術行為成為牠的養分，集體的思索則決定了牠未來的走向。

不愧是在法國大塞車時還有閒情逸致到戲院看戲的藝術家，他想。

他憶起某個晚上，他與夥伴們正在進行第二項作業的習作，視錯覺裝置《偽藝廊》只剩一個掛上畫作的步驟，於是他們索性剪下了藝文快訊上的展覽插圖，充當藝廊的「收藏」之一。完工的那刻，他不禁質疑，經過縮小、變形裁切，以及錯置的殘缺插圖，到底還算甚麼呢？

恍惚間，他似乎不再對現成物那麼排斥。

意識回到現場，電影持續放映著，普普藝術地景藝術低限藝術貧窮藝術，影格上下晃動，他看見 Mr. Dob 龇牙咧嘴的大特寫，鳥瞰麥田圈的遠景，張曉剛《大家庭》的長鏡頭則壓得他喘不過氣，直到畫面定格在他熟悉又陌生的字彙。

『Photography』

「觀念藝術的實踐之一，在於對攝影術的顛覆性使用」

他感到一道靈光落下。

第三章節 持續進行的瞬間

他記得他在課堂最後一次上台報告所提到的，模仿相片中受害者的行為，是一種近似贖罪的過程，當他效仿《飢餓的蘇丹》那位瀕臨死亡的飢兒，蜷曲的身體所帶來的不適感，讓他體會了相片中的當事人，有多麼的接近絕望。

最終又回到了攝影，這是他始料未及的。

但此時的攝影已不全為取悅觀者，創作者刻意壓抑藝術性的行為，使得觀者需要暫時走出美學的框架，以客觀的雙眼凝望冷漠的圖像；紀實的決定性瞬間也不再獨攬大權，細心雕琢的編導式／建構式攝影走上了舞台，猶如劇場的延伸，概念的實踐，攝影／藝術家嚴謹的佈光、擺置的物件，甚至創造出一種詩意。

而在一幅充滿想像空間的影像作品前，「拍攝數據」或「手法」這類表面的名詞已登不上大雅之堂，敘事風格強烈的影像，足以讓觀者忽略器材的存在；難過、迷惘與恐慌，光圈大小、快門速度已經不能解釋為何他在觀看時會有如此的情緒產生。

他在日後應該會察覺，當代攝影無法自當代藝術全然抽離。因為與其說藝術家以攝影作為創作媒材，不如想像，是藝術家藉著攝影術悠游於影像之海，而當他／她上岸，準備邁向下一個領域時，兩者卻又能夠從容的告別與分離，因為他們知道，彼此一定會有重逢的一刻。

攝影與當代藝術可能是存在於同一維度之下，卻又不盡相同的平行存在吧。

「現在考卷發下去，只有一題，大家請自由發揮。」

該面對的還是要面對，以申論題做為課程總結真是再適合不過了。

是凱魯亞克的《在路上》。

攝影的人正在路上。

